

辛 詞 初 論

程 千 帆

嶺頭一片青山，可能埋沒凌雲氣？遯方異域，當年摘盡，英雄清淚。星斗撐腸，
烟雲盈低，縱橫遊戲。謾人間留得，陽春白雪，千載下，無人繼。不見戟門
華第，見蕭蕭松枯竹碎。問誰料理，帶湖烟景，瓢泉風味？萬里中原，不堪回首，
人生如寄。且臨風高唱，逍遙舊曲，爲先生醉。

——“水龍吟”（“醉辛稼軒墓”）

在辛棄疾死後一百多年，張楚經過他在鉛山的墳墓，作了這篇弔念他的詞。我們認爲：這篇詞基本上是寫出了這位戰士和詞人的精神面貌，並代表了後人對於他的追懷和惋惜的。

辛棄疾是中國文學史上的第一流作家，是在思想上和藝術上都給與了祖國的人民和文學以新的武裝的那種傑出人物。從辛棄疾的作品中，首先是從其詞中，我們可以學到很多的東西，首先是中國人民強大的愛國主義。從這一意義上來說，他的作品就不僅是我們的寶貴的藝術遺產，而且主要的還是我們的愛國主義教科書。

本文試圖爲辛棄疾的創作事業勾畫出一個輪廓。在談到他的詞之前，簡單地敘述一下他的生平，是必要的。

辛棄疾（一一四〇——一二〇七），字幼安，號稼軒，濟南人。濟南在一一二八年就被金人佔了，所以辛棄疾是在淪陷區出生的。當侵略者佔據濟南時，辛棄疾的祖父辛贊由於家中人口衆多，無法脫身南下，後來就只好出仕金國，但這卻不是他的本心。所以他常常帶着自己的孫兒“登高望遠，指畫山河，”並曾兩次令青年辛棄疾隨着他手下的計吏去游歷燕山（今河北省一帶，當時是金人的腹地），以觀察山川形勢，希望能夠有機會“投筆而起，以抒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憤。”^①可惜，有

① 辛棄疾“進美芹十論劄子”。

志未伸，辛贊就去世了。

祖父的教育在辛棄疾青年的心田裏播下了愛國思想的種子，而淪陷區人民的痛苦生活則更加深了他對於敵人的憎恨。如他後來所指出的，當時的情況是：“彼視吾民，如晚妾之御嫡子。愛憎自殊，不復顧惜。”“民有不平，訟之於官，則胡人勝而華民則飲氣以屈。田疇相隣，胡人則強而奪之；孳畜相雜，胡人則盜而有之。”^①在這種殘酷的種族壓迫的環境之中成長起來而又受過祖父教育的辛棄疾，渴望有一個統一強盛的祖國，渴望能夠早日恢復中原，是很自然的。

一一六一年，金主完顏亮大舉入寇。由於當時敵後義軍的牽制、南宋名將虞允文的阻擊和金國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擴大，侵略者可恥地失敗了，完顏亮也被其部下所殺。金人的失敗和內亂，加強了淪陷區人民反抗敵人的決心和信心，一時義軍風起雲湧，聲勢大盛。這時，辛棄疾雖然才只二十二歲，也毅然舉起了抗金的旗幟，糾合了一枝兩千人的隊伍，參加了鬥爭。不久，辛棄疾這支隊伍就和自稱天平節度使的耿京所領導的義軍合併了。耿京出身農民，他所率領的隊伍人數達二十五萬之多，是義軍中力量最強大的。深通敵情和兵機的辛棄疾和他合作，為他掌書記，不僅增強了義軍的力量，也使自己獲得了更多的鍛鍊和施展才能的機會。

為了更沉重地打擊侵略者，耿京在一一六二年派辛棄疾回到祖國，商洽義軍如何接受南宋政府的領導並和正規部隊配合作戰的問題。義軍的忠勇感動了宋高宗，他正式任命耿京為天平軍節度使，並授與辛棄疾以承務郎的官職。在北中國出生的戰士辛棄疾，也只是在這時候才第一次踏上了依舊為漢族自己所統治的國土。這一切都是令人滿意的。他愉快地充滿信心地踏上了歸途。

可是，一個突如其來的事變發生了。叛徒張安國趁辛棄疾不在的時候，謀害了耿京，投降了敵人。義軍也因此潰散了。在海州聽到了這個不幸消息的辛棄疾，立刻決定了：一定要給耿京報仇。

張安國正在金營慶功飲酒，一支由辛棄疾率領的五十多人的隊伍衝了進去，將這個叛逆綑綁起來，挾上馬，迅速地跑了。儘管金兵在後面追趕，可是勇士們依然順利地脫離了敵人的魔手，將張安國解到臨安，處以死刑。這種機智勇敢的行動，使得辛棄疾名重一時，“壯聲英概，懦士為之興起，聖天子一見三歎息。”^②辛棄

① “美芹十論”。

② 洪邁：“稼軒記”。

疾對敵人直接進行軍事鬥爭的生活是短暫的，前後還不到一年，但卻為他所終身不能忘懷。這一段火熱的鬥爭經歷，始終是他重要的創作泉源之一。

張安國叛變事件的結束同時結束了辛棄疾在淪陷區的活動。他在南方留下來了。但如我們所知道的，南宋統治者是怯懦的，將恢復大計提到日程上來，在他們看來，是非常困難的。在這種空氣當中，辛棄疾自然難得有所作為。因此，從一一六二年到一一七二年這整整十年中間，他就只有擔任着江陰簽判、建康府通判、司農主簿等不關輕重的官職。在這一時期裏，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作家先後寫出了他的政論名著“美芹十論”和“九議”。前者是一一六五年上給宋孝宗趙春的，後者是一一七〇年上給宰相虞允文的。這兩種著作很全面和很精闢地分析了當時敵我形勢和進取方略，“筆勢浩蕩，智略輻湊，”^①顯示了辛棄疾的經綸濟世之才。這些作品雖然在政府中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然而當它傳播四方之後，卻使得讀者從其中獲得希望、信心和力量，也使更多的人更全面地認識到作者的才能。

一一七二年春天，辛棄疾終於找到一個能夠舒展自己才能的機會。他被派到當時是鄰近金國的邊郡滁州作太守了。滁州是宋、金戰爭中雙方必爭之地，久遭兵燹，“其民編茅藉葦，寄於瓦礫之場。……市無雞豚，晨夕之須無得。”但經過這位賢太守的一番整頓之後，不久就“流連四來，商旅畢集，人情愉愉，上下綏泰，”^②情況完全不同了。一一七四年，辛棄疾由倉部郎官調任江西提刑點獄。之後又升任湖北、湖南、江西等地的安撫使。在這一時期，他曾在南宋政府的派遣下，鎮壓過當地的茶民和農民暴動。當然，辛棄疾對這種暴動的正義性還是缺乏本質的認識的，但作為一個有遠見而且同情人民的政治家，他已經體察到這些事變產生的原因，也知道這種暴動不是單純用武力所能撲滅。所以在一篇奏疏中，他就坦率地指出：“田野之民，郡以聚斂害之，縣以科率害之，吏以乞取害之，豪民以兼併害之，而又盜賊以剽殺攘奪害之；臣以謂：不去為盜，將安之乎？”接着，他希望皇帝“深思致盜之由，講求弭盜之術，無恃其有平盜之兵。”^③這些意見證明，辛棄疾雖然執行了朝廷所交給他的鎮壓人民的任務，但他並不完全同意這種做法。在這種地方，辛棄疾將自己和統治階級中一般的將軍們區別開來了。此外，在這段時期內，他也做了許多有益於人民的工作，特別是在舉辦荒政，訓練新軍等方面。他在湖南

① 劉克莊：“辛稼軒集序”。

② 崔敦禮：“代嚴子文滁州奠枕樓記”。

③ “淳熙己亥（一一七九年）論盜賊劄子”。

所創立的飛虎軍，是一枝勁旅，在其後四十年中，“備禦邊境，北虜頗知畏懼。”^①辛棄疾在地方上大刀闊斧地進行整頓改革，引起了一些官僚們的不滿。一一八一年冬，他終於被人誣告去職。

在這之前，辛棄疾已經感到：“生平則剛拙自信，年來不為衆人所容，”^②事實上，也正是如此。他在各地任內所推行的一些政令，如果是對人民有利的，那在客觀效果上，也就不能不抑制了地方的豪強，妨害了某些特權階級的利益。這種矛盾的發生，正是不可避免的。在被免職之後，他就立刻回到了江西上饒他事先買就的莊園裏。一一八二年以後，除了一一九二年到一一九四年曾一度出任福建提刑點獄和安撫使之外，前後有十八年，辛棄疾都隱居在江西。

我們不能忘記，一一八二年，辛棄疾才四十二歲。青年時代，曾經躍馬橫戈，壯年時代，曾經理繁治劇的英雄人物，在四十歲剛出頭就被強迫退隱，這難道不是命運對於他的一種玩弄和諷刺嗎？這時候，辛棄疾開始更廣闊地和更深刻地注視着人生，也很自然地產生了一些更其複雜的思想感情。他從山水田園中獲得了一個新的天地。他注意到了：大自然給與了他多少美好的、在以前那種緊張的生活所得不到的東西。隨着愈來愈大的年齡，他的心境更和這種寧靜的環境默契了。可是，在這二十多年當中，英雄辛棄疾又始終對抗着隱士辛棄疾，他的內心世界不是一口不波的古井，而是平靜水面下的洄瀾。福建之行，固然說明了他於對世事的不能忘懷；就是和著名哲學家朱熹、作家陳亮這些愛國者的密切過從，互相推重勉勵，也同樣證明着這位被迫退居的英雄對於當前局勢、祖國安危和人民禍福是時刻在念的，他這一時期的感情上的矛盾是特別尖銳的。正如陸游所慨嘆的：“原知造物心腸別，老卻英雄似等閒，”^③到一二〇三年，辛棄疾再出來擔任紹興知府兼浙東安撫使時，已經六十四歲了。

這時，宰相韓侂胄正想發動北伐。在這一點上，辛棄疾是贊同韓侂胄的。雖然明明知道韓侂胄並不是一個可以共事的人，而且對於韓侂胄之在北伐以前，沒有認真從事準備工事，只想微幸求逞，也不贊同；但同時又想到自己居高齡，報國無日，因此，他還是應召出山了。一二〇四年，辛棄疾改任鎮江知府，爲了將來的軍事行動，他在偵察敵情，訓練部隊，儲備物資這些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可惜，

① 衛溫：“奏按郭榮乞賜錫勳狀”。

② “淳熙己亥論盜賊劄子”。

“鷗鷺天”。

爲時不過兩年，他又被人誣告而丟了官。這三年是辛棄疾對於恢復事業作最後努力的時期。由於種種限制，他的希望仍然落空了。當時，還有人因爲他接近韓侂胄而攻擊他。他歎息說：“侂胄豈能用稼軒以立功名乎？稼軒豈肯依侂胄以求富貴者乎？”^①這些話是沉痛的、悲涼的。它從側面反映了辛棄疾至死不忘恢復的心情。一二〇七年，這位傑出的愛國者終於“抱恨入地”了。

辛棄疾的經歷又一次地記載了一個優秀的人物在那個可悲的時代裏走完他被迫無爲的道路的完整過程。他是一個富有愛國思想的戰士，也是一個有遠見有才能的政治家，但“入仕五十年，在朝不過老從官，在外不過江南一連帥。”^②這不只是他個人的悲劇，也正是時代的、人民的悲劇。作爲一個詞人，辛棄疾在自己的創作裏，把這個悲劇成功地展示給了也教育了當代和後代的讀者。

辛棄疾的詞，在質量上很高，在數量上也很多。現在流傳的辛詞，共有六百多篇，是宋人詞集中最豐富的一家。對於創作問題，他沒有留下多少意見，但從其個別詞句中，我們可以知道，他反對那些無病呻吟，一味吟風弄月的作品，所以說：

“老無情味到篇章，詩債怕人索；卻笑近來林下，有許多詞客。”^③他也反對那些只寫個人感情，不注意社會生活的作品，所以說：“人散後，月明時，試彈幽憤淚空垂。不如卻付騷人手，留和南風解慍詩。”^④同時，在另外一些記載中，我們也可以知道，他是一個寫作得很快，但是又肯反復修改自己作品的人，對於一篇詞，甚至可以反復修改到幾個月之久。這些零星的材料，幫助我們認識到：辛棄疾是一位具有先進的文藝觀點的、富有天才而又很謙遜的作家。

不平凡的生活以及堅強、勇敢、淡泊而又樂觀的性格給辛棄疾的創作提供了異常豐富的內容，同時，這種內容也要求着與之相適應的獨特的形式。於是，辛棄疾將我們帶進了詞史上一個新的時代裏。

內容的擴大是辛詞是主要特徵之一。這是繼蘇詞之後又一次的更徹底的擴大。在六百多篇作品當中，詞人反映了政治，發抒了哲理，刻畫了田園山水，描繪了幽怨閒情。總之，對於這位詞人說來，凡是可以寫進其它文學樣式當中的生活，也都能夠將其寫進詞裏。我們說，蘇軾是以詩爲詞，我們同樣可以說，辛棄疾是以文爲

① 謝枋得：“祭辛稼軒先生墓記”引。

② 謝枋得：“祭辛稼軒先生墓記”。

③ “好事近”（“和城中諸友韻”）。

④ “鷓鴣天”（“徐衡仲撫幹惠琴，不受”）。

詞。詞到了這位作家手裏，才算是將一切藩籠都決破了。

爲了寫出這樣空前廣大的內容，辛棄疾在語言上，也就極其大胆地，比蘇軾更進一步地突破了前人的局限。在他的詞中，我們不僅看到了爲前輩詞人、詩人所使用過的語言和作家自己所提煉的口語，而且還看到了直接從經書、史書、子書選擇出來的語言。這些風格上存在着顯著差別的材料，經過詞人的鑄造以後，就形成了一種具有特色的辛棄疾式的語言。通過這種語言，辛詞呈獻了它五光十色的風格。

辛詞的豪放雄傑之美是顯著的、爲人所樂道的。但辛詞的風格卻遠不是這一點所可能概括的。這位詞人的作品，有時顯得宛轉纏綿，有時顯得高遠開朗，有時顯所空靈蘊藉，有時顯得沉鬱幽深。這種豐富的風格，也正是辛棄疾複雜的性情的體現。我們知道，辛棄疾，是以全力來寫詞的作家，因而他整個的性情和人格在其詞中是有着比較完整的表現的。

辛棄疾在詞史上開闢了一個新的時代，具體表現在他的創作給與了我們許多另外一些詞人所沒有能夠給與我們，或至少沒有能夠那麼豐富地給與我們的東西。同時，詞人這種慷慨的給與，又是通過了他獨特的藝術手段來完成的。這就使讀者不只是從他的創作中受到了思想教育，也獲得了美學享受。

在今存辛詞中，沒有留下詞人早年直接描寫自己參加義軍那段生活作品。這是非常可惜的。所幸的是在另外一些詞中，詞人卻通過對於往事的回憶，畫出了自己青年時代的肖像。

落日塞塵起，胡騎獵清秋。漢家組練十萬，列艦聳高樓。誰道投鞭飛渡？憶昔鳴鶴血污，風雨佛狸愁。季子正年少，匹馬黑貂裘。今老矣！搔白首，過揚州。倦游欲去江上，手種橘千頭。二客東南名勝，萬卷詩書事業，皆試與君謀。莫射南山虎，直覓富平侯。

——“水調歌頭”（“舟次揚州，和人韻”）

壯歲旌旗擁萬夫，錦襜突騎渡江初。燕兵夜娖銀胡轡，漢箭朝飛金僕姑。追往事，歎今吾，春風不染白髭鬚。都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書。

——“鷓鴣天”（“有客慨然談功名，因追念少年時事，戲作”）

這兩篇詞都是懷舊傷今之作。在它們的上片中，辛棄疾如實地描繪了青年時代的自己。一一六二年（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虞允文在采石打了一個勝仗，挫折了完顏亮的兇鋒。在長江上，戰艦如林，軍容很盛。而辛棄疾恰好在勝利之後，被耿

京派了回來。這位才從北方淪陷區到來的青年，面對着這個激動人心的勝利，面對着這支擊潰了敵人的英雄隊伍，又怎麼能不興奮呢？“水調歌頭”上片中所寫的，正是這樣一種情景。詞人在這裏雖然只用“季子正年少，匹馬黑貂裘”這樣簡單的兩句來描寫自己的外形，但聯繫到整個的畫面，我們確實感覺得到他的“雄姿英發”。至於“鷓鴣天”的上片，則是辛棄疾由起義到歸宋那一段生活的抒情性的概括。義軍聲勢的浩大，雙方戰鬥的緊張，南歸時場面的驚險，在短短的四句中，都給鮮明地表現出來了。但如我們所已經知道的，詞人將整個生命獻給反侵略鬥爭的願望並沒有能實現，相反地，他在更多的歲月裏，過的卻是“志士淒涼閒處老”^①的難堪生活，如這兩篇詞下片所寫的。因此，辛棄疾就不只是對早年那種戰鬥生活表示無限的追懷，願意永遠保持着對於它的鮮明記憶，而且，還往往以想象來補充它，豐富它。如像他寫給好友陳亮的一篇小令，可以說，就是在這種心情之下產生的。

醉裏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絃翻塞外聲，沙場秋點兵。馬作的盧飛快，弓如霹靂弦驚。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可憐白髮生！

——“破陣子”（“爲陳同父賦壯語以寄”）

在這篇小詞裏，辛棄疾以“納須彌於芥子”的手段描寫了非常壯闊的鬥爭圖景和兩個好朋友所共同具有的豪邁情懷，雖然它最後不能不以“可憐白髮生”來結束。

早年的戰鬥生活是辛棄疾的政治事業和文學事業的起點。它鍛鍊了詞人的性格和感情。對於戰鬥生活的回憶、想象和嚮往的詩篇，是辛棄疾創作中的愛國主義的一個重要表現方面。

辛棄疾始終是以一個生活的極積干預者的身分出現在人生舞臺上的。南歸以後，雖然被統治者屢次地、長期地加以排擠廢斥，但他並沒有放棄自己作爲一個政治家和作家應盡的責任，相反地，卻是“不平之鳴，隨處輒發。”^②通過各種不同的主題和表現手段，他巧妙地抒寫着自己的政治感情，從而頑強地宣傳了自己的政治見解。

① 陸游：“病起”。

② 周濟：“介存論詞雜著”

老來情味減，對別酒，怯流年。況屈指中秋，十分好月，不照人圓。無情水都不管，共西風只管送歸船。秋晚蒹葭江上，夜深兒女燈前。征衫，便好去朝天。玉殿正思賢。想夜半承明，留將視草，卻遣籌邊。長安故人問我，道尋常泥酒只依然。目斷秋霄落雁，醉來時響空弦。

——“木蘭花慢”（“滁州送范倅”）

渡江天馬南來，幾人真是經綸手？長安父老，新亭風景，可憐依舊！夷甫諸人，神州沉陸，幾曾回首？算平戎萬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君知否？

況有文章山斗，對桐陰，滿庭清晝。當年墮地，而今試看，風雲奔走。綠野風烟，平泉草木，東山歌酒。待他年整頓，乾坤事了，爲先生壽。

——“水龍吟”（“爲韓南潤尙書壽，甲辰歲”）

綠樹聽鶯鶯。更那堪鷓鴣聲住，杜鵑聲切。啼到春歸無啼處，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間離別。馬上琵琶關塞黑；更長門翠輦辭金闕；看燕燕，送歸妾。將軍百戰聲名裂，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易水蕭蕭西風冷，滿座衣冠似雪，正壯士悲歌未徹。啼鳥還知如許恨，料不啼清淚長啼血。誰共我，醉明月？

——“賀新郎”（“別茂嘉十二弟”）

這三篇贈人之作，其對象的具體情況各不相同，作者對這些情況的感受也不一樣。但它們之間卻有一個容易察覺的、基本的共同點：在這些作品裏，辛棄疾力圖以自己的政治感情影響他的友人和親人。

我們對“木蘭花慢”中姓范的那個小官吏的生平並無所知，但從詞意看來，他是準備棄官歸隱的。辛棄疾對於和他分別是這般地惋惜，也證明他不是一個和詞人的志業完全相異的人。可是，他終於決定走了。在詞人看來，江上蒹葭，燈前兒女，誠然是可戀的，但視草籌邊，不更是需要人嗎？於是，辛棄疾反對了他朋友的高蹈行爲，鼓勵了他的繼續進取，並且透露了自己的抑鬱。因爲，邊郡滁州雖然可以小試牛刀，對於辛棄疾所追求的事業，卻還是距離得很遠的。

辛棄疾閒居上饒時期，他多年的好友韓元吉也住在那裏。“水龍吟”就是詞人在一一八四年（宋孝宗淳熙十一年）寫來祝賀韓元吉六十六歲壽辰的。韓元吉也是一位愛國的政治家和作家。一一七三年（宋孝宗乾道九年），他出使金國，曾經留意敵國情況、中原民心，得出了金人雖然強盛幾五十年，而人心不附的結論，建議朝廷加強軍備，俟機北伐。在汴京時，金主曾設宴招待他。他爲此寫了一篇“好事

近”：“凝碧舊池頭，一聽管弦淒切。多少梨園聲在，總不堪華髮。杏花無處避春愁，也傍野烟發。惟有御溝聲斷，似知人嗚咽。”後來陸游看到了，也很感慨。正因為壽詞所祝賀的是這樣一個人，所以語意是鼓勵更多於祝賀的。他要求朋友像歷史上傑出的政治家如裴度、李德裕、謝安等人，為國家建功立業，功成然後身退。這篇作品不僅體現了詞人的壯志豪情，也反映了辛、韓兩人深摯的交誼。它和南宋時代已經開始泛濫起來的庸俗的壽詞有着根本的區別。

和前兩篇不一樣，辛棄疾在“賀新郎”中並沒有正面地宣傳自己的主張。他只是出其全力來描寫了他和他的弟弟茂嘉的離別之恨。如前人所已指出的，這篇詞是用江淹“別賦”、“恨賦”、李白“擬恨賦”的手法來寫的。它選擇了古來許多有代表性的離別的悲劇，鑄成一幅驚心動魄的“人間離別”圖，風格沉鬱蒼涼，筆勢跳躍動盪，都給了人以極強烈的印象。在劉過的詞集中，有一篇題為“送辛稼軒弟赴桂林官”的“沁園春”，其中寫道：“三齊盜起，兩河民散，勢傾似土，國泛如杯。猛士雲飛，狂胡灰滅，機會之來人共知。何為者？望桂林西去，一騎星馳。”所指很可能就是辛茂嘉。如果這一推測成立，那麼辛棄疾這一次的別恨何以有如此之深，就不難理解了。他可惜的並不是和弟弟的分別，可惜的是所分別的這位弟弟是一位有志恢復的人，而其南去，則喪失了投身於這種英雄事業的可能性。自然，這篇詞所具有的事實基礎，一定比現在讀到的要豐富得多，但即使我們對它的本事毫無所知，也能在詞人悲壯慷慨的聲音裏察覺到：使他感到如此激動的，乃是一種深厚的政治感情，決不是尋常的“人間離別”。

辛棄疾這種深厚的政治感情，是作為一種基調而反復出現在其全部創作中的。因此，它不僅表現在如上舉的一些酬贈的篇章中，也表現在更多的題材裏。如像以“書江西造口壁”為題的“菩薩蠻”，就是表現他這種感情的成功作品之一。

鬱孤臺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是長安，可憐無數山。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江晚正愁予，山深聞鷓鴣。

一一二九年（宋高宗建炎三年）還是南宋種族政權初建，情況頗為危急的時代。這時，侵略者分兵南下，東邊攻陷了臨安，使得新即位的高宗被迫向明州退卻；西邊又攻陷了江西境內許多城市，使得隆祐太后（即宋哲宗的孟后，高宗的伯母）向南奔逃。金人曾沿着贛江窮追隆祐，一直趕到贛州的造口，終於沒有趕上，就收兵回去了。四十多年以後，辛棄疾到江西工作，來到這烙上了羞恥的印記的地方，於是就寫了這一篇詞。它沒有正面觸及到這一令人傷感的史實，然而在點明地

方的起句之後，便緊接着寫了一句飽含憂憤的“中間多少行人淚”，就使得讀者對於詞人的言外之意完全明白了。敵人的南侵，乃是汴京傾覆的後果。但過了幾十年，長安（汴京）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即，這就更不得不加深他的感喟。青山遮不住東流的江水，是眼前的景物，可是詞人寫在這裏，卻容易引起我們的聯想：它也許是比喻阻礙雖多，自己力圖恢復，決無改變；也許是比喻情勢愈壞，人們雖想挽救，也有困難。這時候，鷓鴣卻又叫出了“行不得也哥哥”的聲音，就更使人發愁了。在健拔的筆調中滲和着含蓄的手法，使得這篇小詞具有一種特殊的沉雄風格。

和“菩薩蠻”的主題近似的，還有以“京口北固亭懷古”為題的“永遇樂”。

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

一二〇四年（宋寧宗趙擴嘉泰四年），辛棄疾以六十五歲的高齡，差知鎮江府，希望能夠為祖國作最後的努力。這篇詞就是這個時候寫的。鎮江（京口）是長江下游的名城，地勢衝要，是自來用兵者必爭之地。北固山下臨長江，以“險固”得名。三國時代，和曹操爭衡的孫權曾在這裏屯兵；南北朝時代，曾經北伐中原取得勝利的劉裕也在這裏住過。但劉裕的兒子宋文帝劉義隆後來在沒有充分準備的條件下舉兵伐魏，卻被打敗了。魏太武帝佛狸反攻過來，曾一直進到鎮江對岸的瓜州。到了南宋時代，一一六一年金主完顏亮攻破揚州，直逼采石，又使得鎮江一度面臨重大危機。幸虧虞允文這時打了一個大勝仗，才解除了敵人的威脅。而詞人自己，也正是這時候初次回到南方，如他在“水調歌頭”（“落日塞塵起”）中所描寫的。這些舊事，遠的已有千年，近的也快半個世紀了，但在詞人的腦海中，都被這一座飽歷滄桑的名城聯繫了起來。像廉頗一樣的遲暮英雄辛棄疾，當他想起這一切的時候，又怎麼能不引起無限沉重的成敗興亡之感呢？和一般懷古的作品不同，詞人在這裏發抒的，不是由於對往昔如夢的繁華的惦念而產生的淡淡的哀愁，而是對正義鬥爭的勝利和“氣吞萬里如虎”的英雄的熱情嚮往，對於自己長期受到抑制的慷慨壯懷的有力宣洩。

以上所簡略地加以論述的一些作品，其主題雖各有不同，但在藝術上，卻有其大體上的共同之點，即它們大都是以“直陳其事”的“賦體”來寫作的。其風格雖然有的偏於沉鬱蒼涼，有的偏於慷慨激烈，但總之是豪放的。可是，這並不意味着

辛詞的風格只限於這一方面。宛約的風格和“比興”的手法，在辛詞中，也是同樣有所體現的。辛棄疾不僅曾用這種傳統的風格和手法來寫自己的私人生活（這我們在以後還要讀到），也曾用來寫自己的政治感情。無論就辛詞的思想或藝術來說，這一部分作品都是我們所無權加以忽視的。我們已經說過，應當注意辛詞風格的多樣性和複雜性。

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春長怕花開早，何況落紅無數。春且住！見說道：天涯芳草迷歸路。怨春不語，算只有殷勤，畫簷蛛網，盡日惹飛絮。長門事，準擬佳期又誤。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閒愁最苦。休去倚危闌，斜陽正在，烟柳斷腸處。

——“摸魚兒”（“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爲賦”）

這篇詞所寫的，上片是惜春的心情，下片是宮廷婦女失寵的幽怨。這兩種情事原沒有必然聯繫，但經作者將它們融會在一道，構成一個整體，確實就引起人們更多的悵惘了。就詞論詞，“摸魚兒”所表現的就是如此。可是，詞人在題目中說明，這個作品是在他調動工作，同僚爲他餞別時寫的，而它卻一點也不像一般的贈別之作；據羅大經的筆記“鶴林玉露”所載，則宋孝宗看到了這篇詞以後，還很高興。這是什麼緣故呢？這些疑竇使讀者發現了，原來“摸魚兒”是用“比興”的手法寫的。詞中對春光零落的惋惜，也就是對國勢衰微的惋惜；對陳皇后失寵於漢武帝的慨歎，也就是對英雄見棄於朝廷的慨歎。通過這些互不相同但卻可以類比的情事，辛棄疾的憂國深衷、投閒孤憤都呈現出來了。遠在戰國時代，偉大的屈原就已經發出“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的歌聲，辛棄疾則繼承着這種傳統，極其深刻地、悽楚地抒寫了自己的身世之感。所以梁啟超贊美這篇詞說：“迴腸蕩氣，至於此極，前無古人，後無來者。”^①

“摸魚兒”是辛詞中可以肯定具有深長的言外之意的著名作品。此外，還有一些篇章，曾被舊日的研究者認爲與之屬於同一類型。如題爲“立春日”的“漢宮春”就是：

春已歸來，看美人頭上，島島春旂。無端風雨，未肯收盡餘寒。年時燕

^① 梁令嫻：“藝衡館詞選”引。

子，料今宵夢到西園。渾未辦黃柑薦酒，更傳青韭堆盤。卻笑東風從此，便薰梅染柳，更沒些閒。閒時又來鏡裏，轉變朱顏。清愁不斷，問何人會解連環？生怕見花開花落，朝來塞雁先還。

清代詞學家周濟解釋這篇詞道：“‘春幡’九字，情景已極不堪。燕字猶記年時好夢。‘黃柑’、‘青韭’，極寫宴安耽毒。換頭又提動黨禍。結用‘雁’與‘燕’激射，卻捎帶五國城舊恨。辛詞之怨，未有甚於此者。”^①在文藝作品中，形象總是大於思想的。豐富複雜的藝術形象，往往會引起不同的看法和解釋。我們不同意周濟將這篇的寓意說得這麼確鑿（事實上，已經近於穿鑿），但他敏感到這篇帶有感傷情調的詞，很富於暗示性，它暗示了詞人的感傷不只是爲了春光易老，良辰不再，則仍然是值得我們思索的。

享年六十八歲的辛棄疾是二十三歲回到南方的。他事實上只在南宋生活了四十五年。而在這四十五年當中，又整整有十八年被迫在江西過着一種隱居生活。在另外的二十餘年中，雖然出任着一些大小官職，但能夠暢行其志的時候也很少，而遭到打擊的時候卻很多。可以說，他基本上是在無所遇合，無所作爲的環境中度過了他失意的一生。作爲一個愛國者，對於這種情況，他不能不感到苦悶、憤慨、寂寞；作爲一個詞人，他不能不將這種苦悶、憤慨和寂寞反映在自己的作品裏。於是，和其前輩王安石、同輩陸游一樣，他寫了許多悲憤的和寓悲壯於閒淡之中的詞。

楚天千里清秋，水隨天去秋無際。遙岑極目，獻愁供恨，玉簫螺髻。落日樓頭，斷鴻聲裏，江南游子。把吳鉤看了，闌干拍遍，無人會，登臨意。

休說鱸魚堪膾，儘西風季鷹歸未。求田問舍，怕應羞見，劉郎才氣。可惜流年，憂愁風雨，樹猶如此！倩何人喚取，盈盈翠袖，搵英雄淚。

——“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

舉頭西北浮雲，倚天萬里須長劍。人言此地，夜深長見，斗牛光焰。我覺山高，潭空水冷，月明星淡。待燃犀下看，憑欄卻怕，風雷怒，魚龍慘。

峽束蒼江對起，過危樓，欲飛還斂。元龍老矣，不妨高臥，冰壺涼簟。千古興亡，百年悲笑，一時登覽。問何人又卸，片帆沙岸，繫斜陽纜。

——“水龍吟”（“過南劍雙溪樓”）

① “宋四家詞選”。

將這兩篇“水龍吟”放在一處來考察，是能夠引起我們的深思的。前一篇寫於詞人擔任建康府通判時，他當時是二十九歲或三十歲。建康府通判是一個閒散的卑官，詞人擔任這個職務的時候，正在壯年，壯闊的遠景、蓬勃的熱情，不斷地刺激着他去追求自己所渴望迅速獲得的一切。他立在賞心亭上，注視着一望無際的江山，為祖國的和自己的前途而飽含憂鬱，可是，又羞與那些一見朝政將亂就動了蒹葭之思的張翰和只知道求田問舍的許汜之流為伍（應當指出，這也正是南宋士大夫的兩種類型）。這就使他發出了激越的抗拒寂寞的聲音，甚而至於發出求慰安於盈盈翠袖這種帶有浪漫氣息的遐想了。後一篇則寫於他卸任福建安撫使以後。這時，詞人是五十五歲了。安撫使不失為一個可以一試身手的官職，而辛棄疾在閒居了十年之後再度出山，當然也希望能夠有所作為。但到福建不過三年，卻仍然被人排擠掉了。在回上饒的歸途中，他登覽了南劍州的雙溪樓。據人們的傳說，樓前的潭水在夜間常常現出光華。這一傳說吸引着詞人，就使他沉入了非常奇幻的想象裏。他想到潭中必然沉埋了一把寶劍。要想得到它，又怕鬼神不許。這種想象，事實上也正是他的感情在現實生活中受到抑制的曲折的反映。所以接着他就清醒地指出：自己也不過是一個雖然憂國忘家，有救世之志，可又無法實現自己志願如陳登那樣的人，只有高臥百尺樓頭而已。這也是一種抗拒寂寞的聲音。但它卻發之於辛棄疾久歷滄桑，飽經憂患之後，因而更其悲壯蒼涼。這兩篇作品的具體內容和風格雖有一些差別如上所述，但其告訴了我們，無論是在早年或晚年，無論是擔任着較低的或較高的官職，辛棄疾在環境的限制之下，都難得有所作為，則是相同的。

但辛棄疾的悲憤還更廣泛地表現在他被迫完全退出政治舞臺時所寫的一些作品裏。在前面，我們已經讀過他的“鷓鴣天”（“壯歲旌旗擁萬夫”）和“破陣子”（“醉裏挑燈看劍”）這類意態依然雄傑的詩篇。現在，我們可以從下列作品中接觸到詞人另外一部分的內心活動。

三徑初成，鶴怨猿驚，稼軒未來。甚雲山自許，平生意氣；衣冠人笑，抵死塵埃。意倦須還，身閒貴早，豈為莠莠鱸膾哉？秋江上，看驚弦雁避，駭浪船回。東岡更葺茅齋，好都把軒窗臨水開。要小舟行釣，先應種柳；疎籬護竹，莫礙觀梅。秋菊堪餐，春蘭可佩，留待先生手自栽。沉吟久，怕君恩未許，此意徘徊。

——“沁園春”（“帶湖新居將成”）

帶湖吾甚愛，千丈翠奩開。先生杖履無事，一日走千回。凡我同盟鷗鳥，

今日既盟之後，來往莫相猜。白鶴在何處，嘗試與偕來。破青萍，排翠藻，立蒼苔。窺魚笑汝癡計，不解舉吾杯。廢沼荒丘猶昔，明月清風此夜，人世幾歡哀！東岸綠陰少，楊柳更須栽。

——“水調歌頭”（“盟鷗”）

枕簟溪堂冷欲秋，斷雲依水晚來收。紅蓮相倚渾如醉，白鳥無言定自愁。

書咄咄，且休休。一丘一壑也風流。不知筋力衰許少，但覺新來嬾上樓！

——“鷓鴣天”（“鵝湖歸，病起作”）

醉裏且貪歡笑，要愁那得工夫？近來始覺古人書，信著全無是處。昨夜松邊醉倒，問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動要來扶，以手推松曰“去！”

——“西江月”（“遣興”）

辛棄疾是感到求田問舍之可羞的，但他終於也在上饒的帶湖（其後並在瓢泉）買了田園，修了房屋，並且認為：“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爲先，”^①因而從此別號稼軒了。這並非詞人的言行相違。“沁園春”說得明白，他之所以如此，也正和秋江上的雁和船一樣，是爲了躲避弓箭與波浪的。既然國家大事插不下手，榮華富貴之於自己又正如腐鼠之於鴛鴦，那麼，又何必老在崎嶇的仕途上奔馳呢？還不如歸隱吧。這，原是他預感到“不爲衆人所容”時一種無可奈何的想法和做法。不幸的是，在他一生當中竟有十八年之久就是這麼消磨了。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祖國和人民卻不斷地在召喚着他，所以他既感到不能使“鶴怨猿驚”，可又怕“君恩未許”。辛棄疾的矛盾和由這個矛盾而形成的苦悶和悲憤，在這篇詞中，是揭示得很深刻的。在“水調歌頭”中，詞人的感情似乎很坦然了；但對人世歡哀却仍然不能忘懷；而在“鷓鴣天”中，則他的苦悶和悲憤顯然地又在增長。“西江月”寫了詞人如何地在爲自己的感情尋找出路，同時又從倔強如故的精神狀態中流露出：這種出路和自己的思想感情並不調和。這些作品是從不同的角度爲我們勾畫出了隱居時期的辛棄疾的形象的。

在帶湖和瓢泉的多年隱居生活，可以斷言，對於辛棄疾的英雄事業是一種損失；但它對於辛棄疾的文學事業卻並非全然沒有益處。在這一段時期中，詞人熟悉了農村生活，加深了對農民的情感，也更多地接近了大自然，從而寫出了許多優秀的

① “宋史”本傳。

作品。

茅簷低小，溪上青青草。醉裏蠻音相媚好，白髮誰家翁媼？大兒鋤豆溪東。中兒正織雞籠。最喜小兒無賴，溪頭臥剝蓮蓬。

——“清平樂”

松岡避暑，茅簷避雨，閒去閒來幾度，醉扶孤石看飛泉，卻又是前回醒處。東家娶婦，西家歸女，燈火門前笑語。釀成千頃稻花香，夜夜費一天風露。

——“鵲橋仙”（“山行書所見”）

疊嶂西馳，萬馬回旋，衆山欲東。正驚湍直下，跳珠倒濺；小橋橫截，缺月初弓。老合投閒，天教多事，檢校長身十萬松。吾廬小，在龍蛇影外，風雨聲中。爭先見面重重，看爽氣朝來三數峯。似謝家子弟，衣冠磊落；相如庭戶，車騎雍容。我覺其間，雄深雅健，如對文章太史公。新堤路，問偃湖何日，烟水濛濛？

——“沁園春”（“靈山齊庵賦，時築偃湖未成”）

“清平樂”和“鵲橋仙”是當時比較安定的農村和比較愉快的農民生活的真實描寫，也浸染了詞人愛好這種生活的心情。“沁園春”則以雄深雅健的語言描寫了雄深雅健的自然景物。這些作品都把我們帶進了一個新的天地。劉辰翁對於辛詞，特別注重這種“流連光景”的作品。他說：“斯人北來，暗鳴鶯悍，欲何爲者？而讒橫銷沮，白髮橫生，亦如劉越石陷絕失望。花時中酒，托之陶寫，淋漓慷慨，此意何可復道？而或者以流連光景志業之終恨之，豈可向癡人說夢哉！”^①這一精闢的見解，乃是我們理解辛棄疾這類作品的鑰匙。它使我們能夠更本質地認識辛詞中這些從表面上看來有些近於消極的作品的真正價值。

劉克莊對於辛詞也曾經有過著名的評論，他說：“公所作大聲鏗鏘，小聲鏗鏘，橫絕六合，掃空萬古，自有蒼生以來所未見。其體纖綿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②這段話告訴了我們必須全面地了解這位作家。事實上，如我們所已一再指出的：“激昂排宕，不可一世”^③，固然是辛詞最基本的風格特徵，但這絕不意味着他沒有一些纏綿排闥的作品。從其創作中看來，辛棄疾正是一位英雄氣盛而又兒

① “辛稼軒詞序”。

② “辛稼軒集序”。

③ 彭孫通：“金粟詞話”。

女情長的人物，所以他在“無人會，登臨意”的時候，會出人意外地想到要“喚取盈盈翠袖，搵英雄淚。”而像下面的一些作品，則更可以明顯地看出他在這方面的感情及其處理這種題材和主題的藝術成就。

寶釵分，桃葉渡，煙柳暗南浦。怕上層樓，十日九風雨。斷腸片片飛紅，都無人管，倩誰喚流鶯聲住？鬢邊覷，試把花卜心期，纔簪又重數。羅帳燈昏，嗚咽夢中語：“是他春帶愁來，春歸何處？卻不解帶將愁去。”

——“祝英臺令”

野棠花落，又匆匆過了，清明時節。剗地東風欺客夢，一枕雲屏寒怯。曲岸持觴，垂楊繫馬，此地曾經別。樓空人去，舊游飛燕能說。聞道綺陌東頭，行人曾見，簾底纖纖月。舊恨春江流不斷，新恨雲山千疊。料得明朝，尊前重見，鏡裏花難折。也應驚問：“近來多少華髮？”

——“念奴嬌”（“書東流村壁”）

關於辛棄疾的愛情生活，沒有什麼直接的記載可供我們研究，但從這類作品看來，他在這方面也曾遇到過一些很不愉快的事件，所以才發出這種痛苦的聲音。託為女詞的前一篇，情致分外地宛轉淒涼，使人驚奇地表現了詞人對於女性心理和口吻的深刻把握。所以清人沈謙曾說：“稼軒詞以激揚奮厲為工，至‘寶釵分，桃葉渡’一曲，昵狎溫柔，魂銷意盡。才人伎倆，真不可測！”^①至於後一篇，則在穠麗宛約之中，仍兼有豪逸英俊的本色，正如他自己所形容的“雪裏溫柔，水邊明秀”^②的梅花。這種剛柔相濟，即於宛約之中參以豪放的卓異風格，也是辛詞的另一種特色。這篇“念奴嬌”是如此，前舉的“摸魚兒”和“漢宮春”也是如此。這種特色一般地並不表現在對於辛棄疾說來是本色的豪放之作中，而是表現在對於他說來是變調的宛約之作中，因為辛詞最主要的風格終竟是豪放。

辛棄疾，在詞的發展史上，是一個劃時代的作家，蘇軾的繼承者和發展者。他的作品是當時政治社會局勢和自己的愛國主義的深刻反映。他的藝術實踐給後來的詩歌，特別是詞帶來了深遠的影響。他教導了作家們如何從事生活實踐，從而使自己的作品為先進的政治服務，如何打破傳統的束縛，從而大胆地進行創造性的勞動。這一切，都是辛棄疾的應當記錄在文學史上的功勞。

〔附記〕友人北京大學鄧廣銘教授關於辛棄疾的生平、交游和著述的考訂工作，給了本文的寫作以很大的助力，以表感謝之意。一九五六年十二月。

① “填詞雜說”。

② “念奴嬌”（“題梅”）。